

二叔

□曹杰

大排档里的平民烟火

□涂后智

几位投缘的朋友或者老乡聚会，我喜欢去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排档。这样的食肆，对于请客者与受邀者，都是亲和与温馨的，有着平民烟火的熟稔，妈妈味道的体道。路灯的清辉穿过行道树的枝叶，明亮而又柔和。夜暮于树梢、房檐向天空蔓延，颜色梯次加重；在目力不及的远方，暮色更深更浓。

在城市无边的夜晚，平民烟火，就像不施粉黛素颜朝天的妙龄女子，一颦一笑，举手投足，都是无比的妥帖与优雅，呈现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，给无数务工者、南来北往的旅人带来港湾般的慰藉。

排档自在，体现生活的态度，是洗尽铅华之后的淡定选择。

许多年前，我以进入大酒店为荣，以为那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多年以后，我终于意识到，大酒店终究是讲排场的地方，往往附加饮食以外的内容与含义。填饱肚子，或者说，只为专心专意吃饭，在大排档抑或路边摊来碗牛肉面，足矣！

几年前，我回到老家，赴县城与朋友闲聊。许是数年不见，两人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已至黄昏。朋友说，喝点小酒。我跟着朋友来到沿河街，走进一家古朴别致的小餐馆。四四方方的木桌，被四条小板凳包围，朋友和我相对而坐。门外垂柳婀娜，垂柳下面是水质清澈的河流。白帆点点，渔舟往来。鹭鸶一头扎进深水，又倏忽冒出来，嘴里叼着银光闪闪的鱼儿。我们品着酱牛肉、时鲜河鱼仔还有五香花生米，饮着山村的黄酒。酣畅与落霞齐飞，醉倒了柳梢上的一弯新月。

这顿饭，连酒带菜总共花费不到两百元，但我觉得胜过任何高档酒店的山珍海味，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多年以后，我仍回味无穷。电话中，朋友笑道：“街边店而已，类似广东的大排档！”

白天，大排档在城市一角静默着。其生命力沸腾于夜晚。在静谧的夜空下，大排档的气质充分释放，五彩缤纷，斑斓多姿。大排档犹如一个小社会，这一桌讲

冷激面是我们江南一带的方言，书面语言应该是“凉面”或者“凉拌面”。顾名思义，所谓冷激面，就是面条煮熟后，从热水中捞起，放在清凉的冷水中“激”一“激”，冷却变成凉面，佐以汤汁浇头，在夏天享用，十分凉爽可口。

冷激面冷却的清水是从水井中吊上来的。夏日傍晚的水井格外忙碌的。孩子们“扑通、扑通”地从水井中吊起一桶桶井水，泼在院子里的场地上降温。被夏日太阳烧烤的场地，龇牙咧嘴地发出“叱叱”的声音，腾起一股白茫茫的水雾。

孩子们乐了，泼水更来劲了。泼足了水的场地，终于偃旗息鼓，乖顺地变得清凉起来。此时，火辣辣的太阳终于西沉了，绚丽的火烧云燃红了天际，也映红了孩子们红彤彤的脸颊。

在农田里干活的大人们，三三两两地歇夜回家了。水井又忙碌起来，挤满了干活回来擦脸洗脚的大人。孩子们凑热闹似的，也挤了上去，吊起满满水桶回家去。

“奶奶，吊的井水够不够了？”我们把吊来的井水，冲入水缸中，边冲边问奶奶。

奶奶在灶台忙着，看了看水缸中盛着的水，说道：“夏天天热，只要够用就行了。你们再去吊桶水来，要下冷激面啦。”

我们应着，吊水的吊水，搬凳子的搬凳子。两张长凳在院子里摆好，上面铺上木板，一家人便围坐起来，一边乘凉一边等吃冷激面。

奶奶开始下面条了。大铁锅的水烧开了，水花扑腾扑腾地翻滚着，奶奶将水面扔进了滚水里，顿时滚水淹没了面条。奶奶拿着一双长筷轻轻地拨动着面条。八、九分熟时，奶奶便捞起了面条。奶奶说，煮过头的面条，便不好吃了，没有韧性了。像做菜一样，下面条，火候也要恰到好处。

捞起的面条，便放在

着潮汕话，那一桌浓郁的河南腔，前一桌地道东北话，后一桌冒出“龟儿子”……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，汇聚于大排档小天地，人以乡音分，在各自的方言世界里陶醉，忘情，怡然自得。

大排档经营者多是平头百姓，他们不会像大酒店服务员那样精于察言观色，无论食客西装革履还是一身工装，一律善待礼遇。大排档烟火可亲，置身其中，唯有融入意，而无疏离感。

坐在大排档歇息，看旁边络绎不绝的人群，恍惚中，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家乡的某个角落，望着乡亲们行色匆匆，带着一脸清欢的表情，熙来攘往。

大排档里的平民烟火，吸引无数人那里大快朵颐，也喂养了平民经济。疫情肆虐时，大排档陷入凄凉寂寞。许多经营者“竟夕起彷徨”，期盼生意重现生机；好多市民与务工者，在大排档附近徘徊，似乎在怀念那些平常而又温润的烟火时光。

排档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不少明星都钟爱大排档。有网友在三亚旅游，偶遇明星张天爱，估计是店家太忙了，张天爱主动当起服务员端盘子，仿佛邻家小妹。

现今的酒店，装修越来越高档，菜式越来越讲究，价格越来越离谱。即便有人请客，出入此类场所，总感觉它有些不食人间烟火，有点疏远甚至排斥普罗大众。而一看见朴实无华的大排档，我就像一株快要枯萎的庄稼，一下子沐浴从天而降的甘霖。

大排档价格亲民，就算菜品稍上档次，也不会贵到哪里去，请客者与吃请者都不会有啥心理负担。大家卸掉包袱，放下疲惫，看着街边餐位，品尝家常美食，啜饮生活的闲适。

大排档是一个地方或者城市的广角镜，从中可以窥见这个地方或者城市的生态景观。大排档又像是一部厚厚的市井小说，值得用心去翻阅。

大排档里的平民烟火，是芸芸众生心中的眷恋，闪烁温情慰藉的诱惑。

我们吊来的清凉的井水中，“激”一“激”，过滤冷却一遍，然后又捞起，放在盛放井水的面盆或吊桶中，再“激”一“激”，然后捞起，放在电风扇下吹凉。奶奶吩咐我们，一边吹风，一边用筷子挑松面絮。

冷激面的面汤浇头很重要。奶奶总是就地取材，熬制浇头。一般自留田上有什么就烧什么。丝瓜毛豆、青椒榨菜、咸菜茄子、小青菜、生瓜丝，这些夏日寻常的农家菜肴，偶尔佐以肉末或肉丝，在奶奶的烹饪手艺下，做得十分可口。

冷激面通常是用水盆上的，大家用筷子捞在斗碗中，浇上面汤浇头，浇上调味汁，轻轻搅拌，一股清凉、馥郁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劳作了一天的父母亲，有时也会喝口老酒，活血解乏。我们有时会从大人的碗里，偷喝上一口，解解馋。

奶奶看到了我们偷喝酒，便嚷嚷道：“面条不等人，要结婚的。”于是，我们便使劲地吃着碗里的冷激面。

奶奶笑了，我们也笑了，时不时地冲奶奶做了个鬼脸。奶奶慈祥的笑容和冷激面清凉爽口的味道，永留心间。

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冷激面了，现在特别怀念小时候冷激面那凉爽可口的味道。是啊，夏日炎炎，能吃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冷激面，那是多么的惬意。

乡村夏夜

□戚思翠

或许上了点年纪，蜗居城市一隅，常怀旧、思乡。这不，夏天到了，我又仿佛回到了儿时的乡村夏夜。

实话说，儿时的乡村虽穷，几乎是衣食全忧，然而，那时的乡村夏日很美，那时的乡村夏日很爽。于这个季节，任何一片天空、一块田地、一条河流、一丛树林……都是勃勃生机、血肉丰盈、情感裹人的生命。历史的、文化的、民俗的东西像疯长的野草一样在酝酿、繁衍、绵延，最终成为时光的篇章。

东曦驾日终落桑榆，主角的夜粉墨登场。乡村夏夜，馨香馥郁，回味无穷。城市夏夜，灯火璀璨，喧嚣不息，却远不及乡村的生态自然，有一种天然素雅。夜幕下，微风过处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似闻中少女般娇羞；风速轻柔缓透，夹带着田间野花的芬芳和庄稼的清甜。“汪汪……”谁家“报时犬”首发夜声。此时，乡村上空升起缕缕炊烟，粗茶淡饭，清香扑鼻。劳作一天的农人扛着钉耙走在归家的田埂上，只待与家人共进晚餐，热热闹闹喝着麦粢粥、嚼着咸黄瓜或炒蚕豆，有说有笑，大侃一天的所见所闻。

乡村夏夜，诗情画意，美不胜收。月光温柔地倾洒在大地上，草屋、树木、小河、庄稼沐浴在星月下，庄严而柔和，安谧而幽美。天空，繁星闪闪，镶嵌在灰蓝

人的一生中，总有些东西会镌刻在记忆深处，任时光怎样打磨，依旧鲜活如初。

它是老家屋前的一片水域，准确地说，不能算河，只是一汪开阔的水塘。名字也怪，叫“瞎大汪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想过要它为它编织一段美丽或是凄凉的故事。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器官，它被我的父老乡亲们日久经年地使用着，不存在感激，也不会刻意地珍惜。它似一匹吉它，弯曲有形，静静地躺在岁月里，任风雨弹拨。

那时，我们都还很小，别除上学的时间，瞎大汪是我们的乐园。站在堆上喊一声，钓鱼哦，一会儿便并排站上来十个孩童，每人一根芦柴杆，绣花针弯的钩。这种简陋的装备会被现今城市里的钓鱼族们讥笑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那时的心情，快乐、明朗、热烈。多年前的鱼好像也多，且老实，漂在水上的鹅卵石，便稳稳地钓上一条鲫鱼来，阳光下饱满的鱼鳞闪烁着健康的光泽。

在瞎大的浅水区，我们学会了游泳，是狗

的夜晚，迸发着璀璨的光芒，宛若童话一般。晚饭后，恬静的村庄忽然变得热闹非凡。大人们扛着板凳、拿着芭蕉扇、拖着蒲席，领着孩童走出了家门，找个通风凉快的地方，或旷野或桥头或大树下纳凉聊天。蒲扇轻摇，习习凉风，尽是无忧无虑地逍遥，尽是自在地唠嗑。男人们谈论着国事、村里村外的大事以及庄稼的收成，女人们则家常里短，儿女情长……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爽朗快活的笑声。而孩子们趁机一溜烟躲到树林或田野或场头玩游戏、捉迷藏去了。他们一边尽情玩耍，一边尽享大自然的夜色风光。欢乐的嬉笑声，此起彼伏，在乡村的夜空久久回荡。

乡村夏夜，妙趣横生，幸福多多。夏夜，乡村孩子最爱玩的游戏是捉迷藏。先用“剪子、锤子、布”确定谁先“找人”，且用手帕蒙住其眼睛，让他从一数到一百后，方可解下手帕寻找已藏好的小伙伴们。那时乡村蚊虫多，但为了不让自己被发现，有人躲到瓜棚下，有人躲到树丛里，有人躲到河岸桥洞……眼着自己快被发现，干脆来个恶作剧，蓦然跳出来大声学狗叫，“汪”的一声，吓你一跳！有人还“顺手牵羊”摘一条黄瓜大家分享。玩累了，逮只萤火虫回到大人身旁，享受着芭蕉扇的清凉。那时乡村

爬式。我们家乡俗称游泳为洗澡，天热了，脱个精光，洗澡。水很凉，“扑腾扑腾”就热了，热了的我们就泡在水里，不想上岸，仿佛鸭子过着两栖的生活。但我们不大敢去汪塘中央嬉水，那儿水深。为了测量究竟有多深，几个胆大的小伙伴曾叠过罗汉，水性最好的扎猛子下水，立起来，第二个扎下去踩他的肩膀，第三个再扎，四个人下去还没露出头。我们在水里游啊、闹呀，累了，翻身，四肢伸直了躺在水上脸朝天，像青蛙。天很蓝，水因而也蓝。我曾在温暖的蓝色里注视着一群晒影的鱼，黑压压的，舒缓欢畅地潜行，像集体奔赴一次庆典。两只羽毛艳丽的野鸭躲在柴荡里亲嘴，被鱼吓着了，“哗啦”一下双双展翅飞起。

在汪塘西南角的杨树林里，我完成了对女孩子的第一次吻，幸福得几近眩晕。女孩是前庄人，不算美丽，却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我们是高中同学。在林子中，我和她发誓永不分开。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。再后来，她不属于我了。不是我抛弃她，是

一段时间吧？”母亲一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着，一边将钱往女方父母的怀里推。

“他们处朋友都是可以的，但是这钱我们不能收，来日方长，您先收回去哈。”弦外之音就是他们大人是同意的，话说到这份，母亲依然没有伸手接下那钱的意思。

经过一番努力，二叔顺利来到了城市中心医院。

手术之前，阿花也来到了城市，专门陪护二叔。十几年不见，现在的她妆容精致，骨子里透着独立女性的自信与魅力。四目相对，我不禁想追问她当年不辞而别的事情，但是想一现在的幸福生活，又觉得没必要了，于是，话到嘴边，我还是咽了回去。

安顿好二叔，阿花送我下楼，聊天中我才得知，因为生理缺陷，她不能生育，这些年她一直是一个人生活。当年得知我们俩在恋爱，他父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，母亲觉得我是独子，婉拒了阿花，她才决意离开我的，这些年我一直蒙在鼓里。

没钱，更无空调电扇。人们干活归来，要么端起水瓢猛喝一阵，要么抓起蒲扇猛扇一阵。此时的母亲，一边心疼地看着满头大汗的孩子，一边用力地给他扇风，擦汗。孩子幸福地进入梦乡。

乡村夏夜，故事颇多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比如，赶露天电影、捉黄鳝、捉知了猴等等。而慈祥的说书老人，总是不厌其烦，不是讲“花木兰替父从军”，就是“唐三藏西天取经”，或者是“白娘子水漫金山”，还有那“诸葛亮三气周瑜”……迷人的故事，听得孩子们意醉神迷，流连忘返。夜已深，凉风爽，月光斜斜地从树隙间钻下来，斑斑倒影，撒在地上，如诗似画，如梦似幻。此刻，蝉鸣蛙声，偃旗息鼓，人们纷纷散去……

乡村夏夜，如同一幅写意的水墨丹青，描绘出古朴的乡村之美，田园之美，灵动之美。而N年过去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，如今乡村夏夜与城市一样，有闪烁的霓虹灯，有喧嚣的卡拉OK，有满街的烧烤……人们窝在高楼林立的空调房里，或看电视，或玩手机，或聊天视频，却觉百无聊赖。于是乎，我十分怀念儿时的乡村夏夜，那是镌刻在记忆深处最快乐的美好时光。它俨然一罐窖藏多年的琼浆，打开封印，历久弥香，小酌一口，沁人心脾！

诗歌

□夏杨

怀念(外一首)

梦里携你远走
归隐至江南烟雨深处
柳荫里斜倚牧童的短笛
写一幅泼墨山水
你是画卷中点睛的一笔

乌篷船打撈起青莼
也撈起无尽岁月
蘸着茶香放任一世思绪

氤氲中铺展漫漫记忆

相逢时你那一笑
绽放在季节的微雨中
永生是最美的一瞬

童年

当这世界从眼前隐退，
永恒的星光笼罩了一切。
当你我依偎着看流星飞落，
我看见人类遥远的过去和未来。

外婆的伏天「吃井宴」

□马海霞

外婆会做西瓜鸡，选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瓜，先用小锥子在西瓜上端五分之一处轻划出锯齿状图案，再用尖刀顺着图案切开，用勺子将瓜瓢挖尽，将清最好的童子鸡连同汤装入西瓜壳中，盖上瓜盖，上笼用旺火蒸5分钟取出即可。

西瓜鸡酥烂味美，瓜香汤鲜，有补虚益气、解暑清热、生津利尿之功效，最大的功效是解馋，馋虫下去了心里便清凉了。

外婆娘家是大户人家，做银饰生意，在饮食上很讲究。据说初伏这天除了吃西瓜鸡还要做一桌子凉菜，早上做好凉菜和西瓜鸡，放置竹篮里吊在井里，待午饭时取出，菜品吸足了井水的凉气儿，吃到肚里凉飕飕的。饭后再从井里将西瓜拔上来，一切两半，一人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舀着吃。头伏餐也叫“吃井宴”。

外婆出嫁后，娘家败落，外公是教员，日子过得清贫，头伏西瓜鸡是吃不上了，但外婆仍然会在入伏这天，一早去地里选几个熟透了的西瓜，用刀子切开一个锯齿状盖子，将黄瓜切成条装到西瓜壳里，撒盐，加醋，做成“神”咸菜，另外几个西瓜也同样刻出锯齿状切口，有放胡萝卜咸菜的、有放大酱的，一个个装好后，将盖子盖上。一同装入竹篮里，吊在井里。

等中午大人们收工回来，学生放学归来，外婆将竹篮拔出井口，在井旁的石桌上将一个个西瓜摆上，看到绿油油雕刻精美的西瓜壳，暑气便消散了大半。

整整一个伏天，外婆家的井



风姿绰约

□汤青撰